



本集

民族语言文学

语言专集

研究论

戴庆厦 主编

民族出版社

4



H12-53  
D127

4

# 中国民族 语言文学 研究论集

戴庆厦 主编

民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族语言文学研究论集.4/戴庆厦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1

ISBN 7-105-05805-6

I. 中… II. 戴…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语-研究-中国-文集②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H2-53②I207.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5189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1.375 字数:280 千字

印数:0001-1000 册 定价:22.80 元

---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64271909; 发行部电话:64211734)

# 《中国民族语言文学研究论集》编委会

主 编：戴庆厦

副主编：文日焕 成燕燕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文日焕 成燕燕 莫福山

黄凤显 曾思奇（本期常务）

戴庆厦

秘 书：斯 琴

## 目 录

汉藏语言的若干语序类型学课题 .....	刘丹青 (1)
藏缅语的形修名语序 .....	戴庆厦 傅爱兰 (22)
景颇语“形修名”两种语序对比 .....	戴庆厦 (35)
安多藏语“形修名”语序的特点及其演变 .....	多杰东智 (50)
羌语名词短语的词序 .....	黄成龙 (57)
论纳西语名词短语的语序 .....	木仕华 (80)
试论白语的三种基本语序.....	王 锋 (99)
哈尼语形容词修饰名词的语序.....	李泽然 (110)
凉山彝语句法中 si <sup>21</sup> 和su <sup>33</sup> 有关问题 .....	朱文旭 张 静 (123)
苗语方位结构的语序及其语义结构特征.....	李云兵 (134)
湖南龙山苗族的苗汉中介语.....	杨再彪 (164)
黔东南苗语里的古汉语借词及其文化考察.....	李炳泽 (177)
方块壮字的产生发展及终局原因.....	覃小航 (195)

汉语方言“动词+补语/宾语+着”的特点

.....罗自群(203)

说“连X带Y”格式.....王黎(218)

再看后修饰现象——以广州方言为比较的基点

.....黎意(242)

突厥语族语言的历史分期及各期的特点.....张铁山(255)

达斡尔语畜牧业词汇分析.....丁石庆(270)

《一层楼》和《泣红亭》的汉语借词与物质

文化传播.....王玉柱(293)

满语 be 的用法.....赵志忠(312)

哈萨克语“S-N<sub>1</sub>-N<sub>2</sub>-V”句的配价分析.....成燕燕(318)

哈萨克语的语序问题.....张定京(327)

环境对语言学习效果的影响

——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族学生汉语学习环境调查

.....霍静宇(341)

后记.....(359)

# 汉藏语言的若干语序类型学课题\*

## Some Typological Problems on Word orders in Sino-Tibetan Languages

刘丹青

**提要** 文章以语序类型学理论为依据,结合汉藏语讨论了 SOV、SVO、VSO 语序的类型,介词的类型、连词的类型、领属定语、形容词定语与关系从句、指称类“定语”等问题。

### 一、语序类型学的重要参项

语序类型学的参项就是语序在不同语言间可以表现出结构差别的某种关系或范畴,如动宾结构关系可以有 VO 和 OV 两种语序表现,动宾关系就是一种参项。并非所有的参项具有同等的类型学价值。假如通过一种参项的语序可以多多少少预测其他结构的语序,那么这种参项就是类型学和语言共性研究中价值较高的参项。

我们把当代语序类型学比较重要的参项分为下面几个大类:

---

\* 本文写作得到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重点课题 ZD01—04 资助,曾作为中央民族大学语序类型学研讨会(2002. 1)的主题发言宣讲。戴庆厦、傅爱兰两位教授对本文修改有很大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1. 具有语序蕴涵性(单向)或和谐性(双向)的参项。假如含一种结构的 AB 语序意味着另一种结构会是 CD 语序,这便是蕴涵性;假如有 CD 语序的语言也意味着有 AB 语序,则 AB 语序和 CD 语序就形成和谐关系。这类参项有:VO—OV,前置词—后置词,介词短语和核心动词的相对语序(在后置词语言中指后置词或称格助词短语和核心动词的语序),领属语和核心名词的语序,比较句中形容词、比较基准和比较标记的相对语序,方式状语和动词的语序(如“慢慢走”, walk slowly),助动词和主要动词的语序,等等。

2. 具有优势语序的类型参项,即 AB 和 BA 两种可能中,有一种可能在人类语言中更常见,更占优势,出现更无条件。这类参项有:关系从句和核心名词的语序(关系从句在后是优势语序),指示词、数词和核心名词的相互语序(在汉藏语中要扩展为指示词、数词、量词和核心名词的相互语序,指示词、数词在前是优势),前缀还是后缀或中缀(后缀是优势)。

3. 语序不太稳定的参项,即该结构的语序难以从其他语序推知,因为在其他方面类型相同的语言中,这类结构的语序常常不一致或不稳定。这类语序有:形容词定语和核心名词的语序,否定词和被否定动词的语序,其他状语和核心动词的语序,等等。这种参项对于划分语言类型没有大的帮助,但通过对其不稳定性的研究,包括与其他参项的比较,也能帮助认识语言的某些重要特点。

## 二、SVO、SOV、VSO

在类型学中,VSO(动—主—宾)和SOV是两个比较稳定的语言类型,SVO是不太稳定的类型,它以VO与VSO相近,以SV与SOV相近。总体上O的语序比S稳定,更有类型学力量,



因此 SVO 更靠近 VSO。所以人们把 SVO 和 VSO 合称为 VO 类型，其中那些较接近 VSO 类型的 SVO 语言，即更多的修饰附加成分位于核心之后的语言，被看成是较典型的 SVO 或 VO 语言，如壮侗语族诸语言及一定程度上的苗瑶语族诸语言。

在类型学上，汉语是很不典型的 SVO 语言。它在很多方面倒与 SOV 有更多共同点，如领属定语只能前置(在 SVO 语言中较罕见)，介词短语状语以前置为主（在世界上的 SVO 语言中仅见于汉语），乃至几乎所有状语前置，比较基准前置于形容词，如“比他高”（在 SVO 语言中仅见于汉语），关系从句前置于核心名词，如“有妈的孩子”（在 SVO 语言中仅见于汉语），白语作为 SVO 和 SOV 并存的语言也是关系从句前置。汉语有些方面的语序表现甚至比藏缅语更像日语、朝鲜语等 OV 型语言，如形容词定语一律在前，而多数藏缅语的形容词定语以后置于核心名词为主（戴庆厦、傅爱兰，2002），与 SVO 的壮侗语一样。白语兼有 SVO 和 SOV 语序，其他方面的语序表现也较符合 SOV 语言的常见特点。克伦语作为藏缅语中罕见的 SVO 语言有一些与汉语相似的特点，也不是典型的 SVO 语言。

壮侗语作为 SVO 语言比汉语更典型，表现在这几方面：领属定语基本在核心名词后，介词短语状语以后置为主，比较基准后置、关系从句后置、指示词和数词等也在名词后。部分壮侗语因汉语影响开始表现出一些偏离典型 SVO 语言的特点，如有些语言领属定语可以前置（这时往往同时借入汉语的结构助词，如石洞侗语  $\text{jau}^2\text{li}^6\text{ta}^3$  “我的父亲”，标语  $\text{l\o\eta}^2\text{ke}^6\text{p\o}^2\text{ka:}^5$  “我们的母鸡”），某些介词短语（如表示来源的）前置于动词等。苗瑶语在定语状语前置方面比壮侗语更明显一些，有些语言领属语也前置。

不妨将壮侗语、苗瑶语的情况与佹语作一比较。佹语兼有 SVO 和 VSO 两种语序，因而佹语表现出比一般 SVO 更突出的 VO 语言特点，与 SOV 语言距离更远，如绝没有前置于核心名词

的定语,除了“连……”、“除了……”这种有焦点或话题作用的介词外,介词短语都后置于动词。属于 VSO 或 VOS 语言的台湾地区诸南岛语当然是更典型的 VO 语言。

下面讨论 SOV 语言。总体上,SOV 语言有一些共同点,如多数语言有格标记(彝语等少数语言例外),使用后置词(标注状语类成分的格标记或格助词性质上就是后置介词),不使用前置词,领属定语在前、比较基准在前、介词短语状语(即带后置词的各种状语)都在动词前。从和谐论的角度看,SOV 语言在小句平面属于典型的核心居末,因此其从属成分如各种定语、状语等都应后置或以前置为常。事实上,语序和谐性远非绝对。有些从属成分的优势位置是后置,如关系从句,它们在核心居首语言(如汉语、英语)中自然后置,在核心居末语言中也未必前置,事实上有不少 SOV 语言使用关系从句后置的语序。

Dryer (1998, 1999) 注意到存在一种欧亚大陆型的 SOV, 与世界其他地方的 SOV 语言颇有不同表现。欧亚大陆型的 SOV 主要包括阿尔泰语言诸语族,日语,朝鲜语,乌拉尔语系中的 SOV 语言,格鲁吉亚语、俄罗斯车臣语等南北高加索语群,西亚、中亚、南亚的印欧语言,达罗毗荼语系的语言。藏缅语也分布于欧亚大陆,但其语序表现并不完全与欧亚大陆型 SOV 相符。

欧亚大陆型的 SOV 有以下特征:不但领属定语前置,而且形容词定语和关系从句也前置。波斯语、土耳其语、蒙古语、日语、朝鲜语等都属此类,而非欧亚大陆的 SOV 虽然领属语都前置,但形容词后置的语言比前置的语言还多得多,关系从句也常常后置。我们考察藏缅语的语序类型,可以参照这一背景情况。看起来,藏缅语有些方面更接近非欧亚大陆的 SOV 型,如多数藏缅语的形容词定语以后置为主。

主、宾、动三者的语序类型,有时会受话题化、焦点化等成分的影响。

比如, Greenberg (1966) 发现, 所有以 VSO 为基本语序的语言都有 SVO 作为可用交替语序(佉语就同时并存这两种语序)。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主语的话题化——本来不一定有话题性的主语出现在句首位置成为话题。从历史语言学角度看, VSO 语言可能因为主语经常移至句首作话题而逐步演变为 SVO 语言, 因为由主语充当的话题最终可能变成句法上的主语(参阅 Dik, 1997: 411)。

宾语也是话题化的常见对象。但是, 由宾语充当的句首话题由于受事的语义属性而难以成为真正的句法主语, 否则施事的句法位置就难以落实了。而句首话题的位置也难以成为句法宾语的常规位置, 因为 Greenberg 发现的第一条语序共性就是主语一般总是在宾语之前。不过, 宾语也可以次话题化, 即由动词之后移到主语和动词之间。这也可能引起语序类型的变化, 即由 SVO 向 SOV 演变。开始, 只有话题性强的宾语能作次话题, 后来越来越多的宾语可以作次话题, 乃至次话题成为宾语的常规位置, 这时 SVO 就可能演变为 SOV 类型了。汉语的吴语、闽语就在不同程度上经历着这一变化, 只是还没有一种方言已真正完成这一演变(参阅刘丹青, 2001a, b)。

焦点位置也可能影响到语序类型。古代汉语也以 SVO 为基本语序, 但在几种情况下, 宾语会放到动词之前。一是疑问代词宾语, 如“吾谁欺, 欺天乎?” 二是否定句中的代词宾语, 如“我无尔虞, 尔无我诈”。三是被强调的宾语, 如“唯寡人是问”。对此, 有人解释为汉藏共同语 SOV 的遗留, 也有人注意到这三种位置都是焦点的位置, 因此这是一种焦点前置。其实这两种解释不矛盾。SOV 语言或由 SOV 型向其他类型演变语言通常会令焦点位于动词之前, 如匈牙利语, 而真正的 SVO 语言通常会取句末为焦点。上古汉语则由 SOV 变来, 当宾语是焦点时仍在动词前占据焦点位置, 后来汉语的焦点位置也后移了, 这种句式就不存在了。LaPolla (1994) 就持有兼顾这两方面的观点, 并且用藏缅语

中正在发生的情况来印证其观点。总之,话题化、焦点化本身是共时现象,但长期高频使用也会影响到主、宾、动结构的语序类型。近亲其他汉藏语之间的语序差异就可能由此形成。

### 三、介词的类型:前置词、后置词与框式介词

有些类型学家把介词的类型看做仅次于主宾动结构的重要语序参项,还有些类型学家更认为它是比后者更可靠的语序指标(如 Hawkins 1983),因为有些类型如 SVO 语言的语序表现很不相同,难以预测其他结构的语序。日本三位计算语言学家(Tsunoda, Ueda&Itoh 1995)将 100 多种世界各地语言的材料用各种参项不带偏见地输入电脑,以确认用哪种参项划分出来的类型最能反映语言之间的类型差别,结果发现世界语言语序类型的最大差别在于前置词语言和非前置词语言,后者包括后置词语言和无介词语言。其实所谓无介词语言多半可归入后置词语言(例如他们语种库中的缅甸语),因为这些语言是用所谓格助词或格后缀来介引动词的间接题元的,而格助词、格后缀基本上都是后置词性质的。这有力地证明介词使用前置词还是后置词是人类语言语序类型最重要的分界线。

使用前置词还是后置词大致跟使用 VO 还是 OV 相和谐(但不是绝对和谐)。SOV 语言一般都是使用后置词。

前置词和后置词在句法方面存在一些不对称,加上英语等中国学者熟悉的西方大语种是使用前置词的,因此人们往往用前置词的标准来衡量介词的性质,从而看不清后置词的介词性。其实介词的本质属性不是放在名词之前或之后,而是介引主、宾语以外与谓语动词发生关系的各种题元或称语义格。正因为这样,日语、朝鲜语、土耳其语、藏语等语言中的格助词或格后缀,除了标记主格、作格(施事格)、宾格的以外,都被类型学家们看做后

置词 (postposition) 亦即后置介词。丁椿寿 (1993) 把彝语的后置词叫做介词是完全合理的做法。这不是盲目比附英语或汉语, 而恰恰是避免了单纯以英语或汉语的前置词为参照来确定是否是介词。当然最好的作法是把汉语、英语的介词叫做前置词, 把藏缅语的介词叫做后置词, 介词是这几类虚词的总称。把它们叫做结构助词倒是有点机械模仿汉语的作法, 助词的名称没有充分反映这些虚词的句法作用。

前置词和后置词的差别主要表现在独立性的强弱上。前置词一般有较强的句法独立性, 常常是独立的词, 不少语言的前置词可以“悬空”, 如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你在找什么?” 而后置词一般黏着性强, 语音更容易弱化, 也很少有悬空情况发生。这种情况不影响前置词和后置词在句法性质上的一致性。

藏缅语学者面临的一项任务是怎样从句法上区分主、宾语等直接格的格助词标记和标记间接题元后置词。研究日语的学者在这方面已有所成就。当宾语或主语带上话题标记 *wa* 充当话题时, 其格标记 *ga* 或 *o* 就不能再用, 可见 *ga* 和 *o* 像 *wa* 一样都是句子直接题元的标记, 不能重复出现。而间接题元的标记如表示处所的 *de* 或表示工具的 *kara* 等在作话题时仍保留, *wa* 加在这些标记之后。可见这些标记是间接题元标记。而间接宾语标记 *ni* 正好介于这两者之间, 带 *wa* 时 *ni* 可隐可现。这一测试构成了日语直接格标记和后置词的分界线。藏缅语也可以参考这种作法寻找直接格标记和后置词的句法分野。另一项可做的工作是研究不同的后置词短语同时出现时, 按怎样的语序排列。

壮侗语、苗瑶语是较典型的前置词语言, 这也符合其 SVO 语言的特点。但是, 这两个语族在介词参项上与汉语并不等同, 因为汉语实际上不是纯粹的前置词语言, 而是前置词、后置词并用的类型, 两者有时可以构成框式介词。这种类型在世界上并非罕见, 如德语、阿富汗的普什图语、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利语 (参

阅 Greenberg 1980, 1995, 刘丹青, 2002)。汉语前置词与虚化的方位词的配合, 以及“从……起 / 以来”、“像……似的 / 一般”、“到……为止”、“用……来”等都是框式介词, 其中有些框式介词的后置词是可以单独介引题元的, 如“明天起上班”、“狐狸似的狡猾”等。从语义上说, 任何语言都有一些表示方位处所的名词, 但是比较壮侗语等比较典型的前置词语言和汉语, 就可以看出汉语方位词及另一些成分确实有后置词性质。

1. 壮侗语的方位词只在语义需要时使用, 如果语义不需要, 前置词就足以介引处所题元。比如:

武鸣壮语:  $\text{pai}^1\text{lan}^1\text{tai}^1$ .

去 向 外婆

去外婆那里。(比较“到外婆那儿去”)

黎语:  $\text{ti:n}^3\text{te}^2\text{tun}^1\text{tshia}^3\text{duw}^3\text{kwa:i}^3$ .

先生 教书 在 县

先生在县里教书。(比较“在县里教书的先生”)

$\text{thok}^7\text{duw}^3\text{da:u}^3\text{ma}^2$ .

落 在 山 那

掉在那座山上了。(比较“在山上掉了 / 掉在山上”)

而现代汉语即使使用了前置词, 即使方位词语义上不需要, 在句法上也是必需的, 如“在床上坐”不能说“在床坐”, “拿在手里 / 上 / 中”没什么区别, 可见方位词没什么语义作用, 但就是不能省说为“拿在手”, 可见这些方位词作用更像虚词。至于其他框式介词中的后置词, 在壮侗语中更是没有必要, 比较:

西双版纳傣语:  $\text{mai}^3\text{mən}^1\text{fai}^2$ .

烫 像 火

像火一样烫。(比较“像火似的 / 一样烫”)

2. 壮侗语使用前置词的时候, 一般不能省去, 而汉语不少情况下可以光靠方位后置词介引间接题元, 前置词可省去, 如“床

上坐、明天起上班、火一样烫”等，可见后置词成为表示题元的重要句法手段。这也显示壮侗语是纯前置词语言，而汉语是前置词、后置词并存的语言。当然，壮侗语的某些方位词和处所名词也有虚化为介词的倾向，泰语的 *thi*(地方，处)就被看做由名词虚化而成的介词，如 *thi bâan* 相当于英语 *in home* 或 *at home* (Mallinson & Blake 1981: 387)。壮侗语的方位处所名词虚化后只能是前置词，不能是后置词，如上述 *thi*，而方位词在完全虚化前本来也在名词之前，如：

德宏傣语：*suk<sup>7</sup>ti<sup>6</sup>lɔ<sup>1</sup>ton<sup>3</sup>*。 在树上熟了。

熟于上树

像汉语一样使用框式介词的还有藏缅语中的 VO 语言克伦语，例如 *dɔ̃ hi klɔ̃* “在屋后” (Dryer 1999)。作为 OV 型为主的语族中的 VO 语言，这是很能理解的。

典型的 VO 语言介词短语应当在动词之后，而不少壮侗苗瑶语言部分介词短语可以在动词前。这看来是汉语影响下的后起现象，但哪些介词可以前置，哪些不能，还是遵循一定的语言学原理的，例如表示源点的就比表示终点的更容易前置。在武鸣壮语中，带“南宁”的介词短语作源点时在动词前，作终点时在动词后，比较（梁敏、张均如，1996：868—869）：

*ta<sup>3</sup>na:m<sup>2</sup>niŋ<sup>2</sup>tau<sup>3</sup>~plai<sup>3</sup>ɕo<sup>6</sup>na:m<sup>2</sup>niŋ<sup>2</sup>*

从南宁 来 走 向 南宁

从南宁来 ~ 去南宁

这就是象似性原理在起作用。壮侗苗瑶语内部哪些语言的哪些介词短语可以前置或必须前置，是一个有趣的类型学课题。

介词和介词短语的位置之所以在跨语言比较中显示出高度的规律性，是因为介词的语序强烈倾向于遵循联系项原则——介词要位于所介引的名词与所修饰的动词之间，起中介和黏合剂的作用。英语、佉语、壮侗语等介词短语在动词后，前置词正好居

中，其模式为“动词+前置词+名词”。日语、蒙古语、藏缅语等介词短语在动词前，后置词正好居中，其模式为“名词+后置词+动词”。古代汉语本来也遵循前一模式，如“卧于地”，汉代以后介词短语逐渐移到动词前，形成“前置词+名词+动词”这一违背常规的模式。汉语后置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对于壮侗苗瑶语言，我们也可以从这一角度观察其发展，看前置词短语的前移萌芽是否导致在后置词位置有一些实词在向后置词虚化。

#### 四、连词的类型：前置连词、后置连词与框式连词

连词与介词同属联系项范畴。虽然连词可以连接并列成分，并且位于并列成分之间，但实际上连词像介词一样也是加在并列的一端上的，并且附加方向与该语言的介词一致。在前置词语言中，并列连词也是前置的，即加在后一端的开头，如英语 John, and Bill, 绝不能说 John and, Bill。在后置词语言中，并列连词也是后置的，即加在前一端的末尾，如日语 Taroo to, Hanako, 绝不能说成 Taroo, to Hanako。可以看到，使用前置词的壮侗语和苗瑶语其连词也是像英语 and 一样是前置词性的，而使用后置词的藏缅语其连词也是像日语 to 一样是后置词性的。上述情况下的连词不管是前置还是后置，都是位于联系项的中介位置。前置和后置主要是语序和谐性的作用。

对于复句连词来说，和谐性和联系项原则都有作用。在一种语言中，从句的位置总是倾向于跟介词短语的位置一致，因为介词短语在句子中就是一种从句。如在英语中，从句主要后置于主句，介词短语主要也后置于核心动词，这样，介词和连词都会作为前置标记处于中介的位置。如 go by bus 和 I will go because they have invited me。日语的语序情形则正好与英语形成



镜像：状语和从属句都在相对的成分之前，而介词和连词则作为后置标记仍处于中介位置。后置词短语修饰动词的例子如 *zidoosya de ryokoosita* (用汽车旅行。字面语序：汽车—用—旅行)。下面是 Kuno (1978: 122) 所举的日语偏正复句例，其中的时间分句连词 *node* (自打) 用在偏句末尾，也正好在偏句和正句之间：

**bukka ga agatta node, minna ga komatteiru.**

价格 (主格) 上升 (过去) 自从 所有 (主格) 遭受着是

自打价格上涨, 所有的人都受了害。

不过，复句连词的情况比并列短语的连词复杂，因为分句的语序比短语内各并列成分的语序更加自由。在英语中，带前置连词的分句有时会置于正句的前面，这时连词不再位于中介位置，如 *If you go, I will go too*。但是语言中也会有一些手段来弥补中介位置的空缺。例如，当 *If* 分句前置时，后一分句可以加一个连词 *then*，实际上形成 *if... then* 的框式连词。框式连词的作用跟框式介词异曲同工，都是在中介位置保持一个连接性虚词。汉语中框式连词特别多，就因为汉语使用前置连词，像英语，而偏句以前置为主，像日语。在正句前面加一个连词，可以保证中介位置有连词存在，如“因为你去，所以我也去”，“假如你去，那么我也去”，“虽然他同意了，但是我还是不同意”。此外，汉语也存在少量后置连词，如“……的话”、“……时”，常常与连词配合使用，构成另一种框式连词。

汉藏语言中除汉语外还有一些类型比较复杂的语言，如克伦语、白语、某些苗瑶语，这些语言使用什么样的并列连词、复句连词，有无保证中介位置存在关联词语的手段，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即使是类型属性比较单纯的语言，也可以研究复句的语序有无灵活性，在灵活的情况下联系项原则能否得到体现？